

2. 一粒落在遠方的種子：視覺藝術研究

(1) 移工攝影社群參與生態研究

全球化時代見證了跨國勞動力流動的空前增長。自90年代以來，這種流動一直是當代藝術家和研究者關注的核心主題之一。特別是在亞太地區，藝術領域越來越多地關注如何回應區域內外的跨國暫時性勞動力移民，將為社會經濟追求而遷移的主體視為全球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治理下社會經濟變革時代的縮影。在多數國家，勞動力再分配是國內產業重組的結果，跨境勞力流動與地緣政治權力博弈密切交織，影響著20世紀末以來區域文化景觀的重塑。

這樣的軌跡與當代藝術對公領域中的介入與參與互相交織。越來越多的藝術家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具有社會意識的實踐來探討社會政治問題，其中，跨國化和全球化的暫時性勞動力流動便是許多藝術家關注的主題。例如，在亞洲藝術家中，韓國藝術家組合Mixrice因其長期介入並與韓國首爾近郊磨石驛(Maseok)的孟加拉移工社區合作的實踐而知名。澳洲印尼裔藝術家Tintin Wulia的創作系列《Trade/Trace/Transit》與香港中環的菲律賓移工社群互動，同時揭示了涉及移工的城市經濟循環，以及這些社群內被忽視的生態和文化動態。菲律賓澳大利亞藝術家Isabel和Alfredo Auilizan以其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移民和僑民社群主題而聞名，其作品通常使用現成物進行大型裝置藝術創作，而馬來西亞藝術家王海昌也精心創作了一系列涉及馬來西亞及其他地區移民人口的藝術作品。

在台灣，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對移工主題和群體的興趣增長可見於以下雙重背景。一方面，台灣作為一移民社會，與許多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從1990年代開始成為區域內暫時性勞動力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這種流動與台灣自80年代末以來的產業重組和勞動力再分配同時發生，並且與1987年解嚴後的民主化進程和國家認同重塑過程相吻合。另一方面，區域勞動人口的流入，同時引發了對人權和社會、文化與族群階層化的公共關注，這些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辯論的前沿，成為台灣社會和政治領域中的緊迫議題，並在社會和政治科學領域以及公共論述中得到廣泛討論，也激發了文化和藝術的興趣，促使從不同視角和媒介進行回應。

移工在文化媒體與其他藝術形式中的再現

如前述，圍繞移工的公共討論主要聚焦於勞動政策、社會福利、人權與勞雇關係，以及社會階層化與社會融合等議題。然而，移工相關議題，亦在台灣的諸多文化媒介中逐漸佔據重要地位。與移工社群及其相關問題的作品數量日漸增多，這些作品主要出現在非虛構文學、戲劇、電影與紀實影像中。一些表演藝術作品亦涉及此類議題，值得一提的包括慢島劇團的音樂劇《鐵工廠》(2013)、無獨有偶劇團的《微塵·望鄉》(2017)及聚合舞的《Home away from home》。其他文化實踐還涵蓋了基於研究的寫作與移工文化表達的文獻記錄，例如，Trans/Voices Project TVP 致力於記錄台灣印尼移工的音樂展演，特別是在地化的當嘍音樂創作與表演。

在策展計畫面向，多數計畫由公共部門或人權團體主導，透過展覽或公眾計畫推動相關議題的討論。例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發起的參與式攝影計畫《凝視驛鄉15840》(2006-2007)是一個早期作為移工自我表述的影像教育與展演出版計畫。另一例子是社會企業 One-Forty，每年舉辦的攝影展，作為公共教育與倡導移工權益的平台。此外，國家人權博物館的《Ayo Ayo明天會更好》(2021)則結合多個移工相關非營利組織的力量，共同策劃了一個以勞工權益為主題的展覽，成為公共溝通與教育的介面。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家鄉味：東南亞風味》展覽，與台北市勞動力重建處發起、藝術團體三明治工

策劃的系列展覽，旨在為台灣觀眾轉譯移工的東南亞家鄉文化。

上述案例在主題與方法上都有著公眾教育與倡議的精神，但部分策展計畫則試圖通過當代藝術的視角探索更深層的社會現象，創造潛在的實驗性藝術空間。

當代藝術中的移工再現

跨國勞動的政治與文化意涵，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得到了廣泛探討。學者們常將其與民族主義、身份認同及地緣政治緊密連結，並討論經濟移民流動下的相關意識形態如何與臨時性、勞動市場及人權等概念相互依存，許多社會科學學者已指出，這類型的意識形態，往往使得對移工的討論，圍繞在勞動與市場經濟中，而欠缺了對人文與人性的關懷¹。

在台灣，外籍移工的法律與社會地位經常遭受挑戰。外籍移工常被視為低工資勞動力，其受雇於「客工」模式下，與本地勞動力及公民身份分離，成為短期勞動的邊緣化補充。針對跨國勞動移動的背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者廣泛書寫了嵌入公共政策與媒體再現中的系統性歧視與「階層化他者」的問題²。

文化媒體對跨國移工的描繪，往往圍繞在其生活條件的特殊性與困境。在台灣，文化媒體頻繁再現東南亞移工勞動與生活處境，強調他們為追求更好經濟機會所承受的艱辛。一些文化媒體超越單純的再現，提倡對移工進行更具包容性與同理心的描繪，促進社會對其生活的理解與同情。

外籍移工議題的探討常見於影視媒體，許多作品採取社會寫實的手法，尤其是社會現實主義紀錄片，為觀眾提供了移工生活的近距離觀察，並描繪了其艱苦的生存環境。這類作品旨在提升觀眾對移工挑戰的認識，並鼓勵其質疑與挑戰現行社會結構與政策。

然而，這些再現方式在身份政治、人權話語與行動主義中具有局限性。學術界對此進行了批判性討論。例如，黃宗儀、李紀舍(2011)³探討了台灣電影中的親密政治，並指出這些作品如何通過生物政治治理與情感認同再現移工。謝欣苓(2022)⁴則進一步討論了文化媒體在介入移工結構性困境時的可能性與限制。

近年來，當代藝術項目通過多樣的主題與美學策略，強調全球移工的經歷。關於跨國勞動移民的當代藝術項目多種多樣。

策展實踐上，2010年中以降的幾項計畫探索了城市景觀中的遷徙主題及其發展，例如陳香君策展的《燕子之城》(2016)通過藝術家對移工視角的探索，深入探討了台北市的遷徙結構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聯。黃孫權的《交遇》和劉莉莉的《漫漫秀》展現了移工作為

¹ Dauvergne, Catherine, and Sarah Marsden. "The Ideology of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Post-Global Era."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18, no. 2, 2014, pp. 224–242.

Wakefield, Sarina. "Contemporary Art and Migra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UAE and Qatar."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vol. 7, suppl. 1, 2017, pp. 99–111.

Bales, Kevin. *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² 曾熾芬。〈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2004，第32期，頁1-58。

曾熾芬。〈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 (2006): 73-107。

成露茜。〈跨國移工，台灣建國意識與公民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 (2002): 15-43。藍佩嘉。〈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2005年34期，頁1-65。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行人文化實驗室，2008。

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編輯。《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

³ 黃宗儀、李紀舍。〈「近似家人，實非親故」：移工情感勞動與影像親密性的文化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 (2011): 5-30。

⁴ 謝欣苓。〈移工議題影像化：當代台灣紀錄片的職場空間與生命政治〉。《中外文學》51.1 (2022): 95-130。

表演者的形象，凸顯其存在。近期專案《非遊記》，由鍾適芳與台泰兩地策展人合作，將東南亞移工與歷史與地理脈絡聯繫，包括台灣原住民遷徙及泰國依善地區的歷史背景。

台灣藝術家創作了多樣的作品，描繪移工的生活。本研究關注個別藝術家或團體及其在各自領域中的貢獻，特別是探討這些藝術作品如何直接或隱喻地再現或與移工互動。這些作品往往強調移工作為台灣經濟中不可忽視的勞動者，並突顯他們的重要貢獻。

例如，盧昱瑞的《低溫場域中的勞力循環》(2010)以詩意的手法呈現了外籍勞工在漁業冷藏工廠中的生活。該作品以靜默的黑白影像，展現了藝術家對台灣深海漁業勞動者的關注，作為他後來的《魷釣船》(2017-2018)系列作品的前導。羅懿君的裝置作品《海之味》(2018)使用乾燥的香蕉皮作為媒材，探討了全球經濟力量對當地勞動市場的影響，以及移工在全球經濟中的流動性。

其他藝術家的影像創作揭示了更多情感上的移工描繪，提供了對這些人物生活現實的另一種視角。袁廣鳴的視頻作品《異鄉人》(2018)聚焦於桃園中壢站的移工，這是台灣東南亞移工最多的地區之一。通過使用高速攝影機和手持探照燈，該作品從火車進站的角度捕捉站台上的乘客。超高速鏡頭將這些陌生的面孔和身影凝固成雕像般的肖像。

對於這些通常不被看見的人的凝視，進一步拓展到聲音的記錄。在蔡佳葳的《高雄港漁工之歌》(2018)中，邀請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和非洲等地的高雄港外籍漁民，讓他們選擇一首代表自己或喜愛的歌曲。歌曲與影像召喚觀影者的情感認同，也強調了跨國勞動者的身份建構如何與全球經濟緊密相連，其身份再現又如何與他們作為勞動者的社會角色相關聯。

同樣地，通過移工的發聲，饒加恩的《REM SLEEP》(2011)描繪了這些移工在夢中以及他們對這些夢的回憶。夢境通常與他們的工作條件相關，許多則是噩夢，作品結合了三頻道中不斷輪迴播放的不同主角，形成一個重複的夢幻般的序列。這個序列反映了發聲者作為契約僱傭的日常現實，做夢者的故事也揭示了他們通常未被述說的艱難經歷。

詩意的影像語言在一些實驗性作品中得以展現，例如趙德胤的《海上皇宮》(2013)以及印尼藝術家雙人組Irwan & Tilda針對台灣印尼移工的作品《灑鹽於海》、《壽》(2015)，這兩部作品是由國立台灣美術館委託，並在同年亞洲雙年展中展出。

移工的經歷往往涉及深植於社會階層化中的權力動態。一些藝術家試圖通過各種互動和交流的模式來揭示並挑戰這些權力動態。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余政達早期的作品《附身[聲]者：梁美蘭與艾蜜莉蘇》(2009)，以及饒加恩的《Thaiñdophiliviet 計劃》(2011)及其近期延伸的作品《Aisenodni》(2022)。這些作品試圖超越外語使用或學習過程中固有的權力動態。另一種不同的方式是陳斌華2016年於台北菲律賓商場金萬萬名店城進行的兩個月進駐計劃《金萬萬藝術公寓》，該計劃透過攝影、圖像權和生活故事作為交換的對象，建立了一個互動系統。與以往作品不同，作者將自己、觀眾和主體置於不同的位置，試圖揭示身份政治中的複雜微妙含義。你哥影視社的多部影像作品，包括《工寮》、《宿舍》、《多過必要》，至最近期的《公園》，則透過電影工作坊的參與式歷程，與重演的策略，構成獨有的影像風格。

在台移工攝影社團發展現況

台灣有許多印尼移工攝影社團，在台北、台南、台中、嘉義都有攝影社團，成員時常約外拍活動或共學上課，攝影師也可以同時參加很多社團。攝影社團除了舉辦攝影相關的活動，也會以社團名義捐款，經費來自團服以及外拍活動參加費。

嘉義印尼攝影社團KFIT訪談

KFIT全名keluarga fotografer indonesia taiwan ciayi(嘉義在台印尼攝影師家族)，成員約40名。KFIT成立於2021年，裡面成員皆來自台南移工攝影社團WPC，由於WPC的社長在2020年回印尼後暫停活動，在嘉義工作的社員決定自行組織KFIT，邀請其他移工攝影同好以嘉義為據點展開攝影活動。

嘉義KFIT的社長Pharudin分享，台北和台中的移工婚禮很多，所以移工攝影師也很競爭，對攝影技術知識的分享有所保留。雖然移工攝影社團很多，但大部分會流於互相吹捧或炫耀購買昂貴器材，很難做到真正的無私共學，他以前曾經向台北移工攝影師請教修圖的問題，還要付1000元給對方。KFIT雖然才成立兩年，是嘉義的小社團，但他們會一起上課和互相分享資源，也算是想改善攝影師社群裡某些不太健康的競爭關係。

KFIT總共有四位移工攝影師跟嘉義動力樂器行旁邊的印尼店Toko Emas合作，印尼店給攝影師的費用是4000元，他們接其他印尼店的婚禮外拍也是這個價錢，不會漲價是因為覺得大家都是辛苦賺錢的移工，但也不會降價。疫情結束後來了一些新移工，可能原本在印尼就會攝影，他們來台灣以後打亂行情，之前台北有剛來台灣工作的移工攝影師用1000元削價競爭去搶生意，移工攝影師對此很反感，因為這樣久了會讓消費者不尊重攝影師的專業，也讓攝影師都要面對被顧客討價還價的不便。

疫情期間移工無法回國，很多情侶為了確定關係選擇在台灣先結宗教婚(Nikah siri)，回國再辦婚禮和登記，也就是國婚(Nikah Negara)。因為移工宗教婚的盛行，疫情期間很多移工成為專門幫移工拍婚紗照、婚禮紀錄的攝影師。KFIT的副社長Fauzi認為拍婚攝很困難，上課固然可以增進攝影技術，但如何讓被攝者放鬆需要很多經驗的磨練，因為很多人拍婚紗照的笑容僵硬，需要攝影師引導，移工婚禮攝影師都是經歷幾年的拍攝經驗，才能累積這個能力。

然而現在疫情結束，宗教婚依然盛行，這也導致一些情感問題。宗教婚意指在伊斯蘭教義上確立為夫妻關係，但並非法定的夫妻，所以有些人會隱瞞自己在印尼的婚姻關係，謊稱自己已經完成離婚程序，但其實依然有法定伴侶，只是在台灣用宗教婚的儀式讓不知情的一方結婚，這也導致不少情感糾紛，例如元配在網路上公審小三，或是感情詐騙、讓女方懷孕男方卻失蹤等等。

嘉義印尼店Toko Emas的二樓有移工婚禮場地，每週幾乎都有移工在那裡舉辦宗教婚儀式，印尼店老闆會打電話給新人在印尼的父母，確認雙方在印尼有沒有婚姻，已經離婚的話還會要求看離婚證書，如果想來結婚但支支吾吾說不清楚有沒有老婆在印尼的那種客人，印尼店絕對不接，怕惹麻煩。

除了KFIT，台灣還有很多移工攝影社團，以下為另外兩個同樣活躍的在台印尼移工攝影社團介紹：

WPC

創立於2013年，全稱WEST PHOTO & VIDEOGRAFER CLUB(西部攝影師俱樂部)，創辦社長為台南的印尼廠工ESHAN MADANI，歷屆社長必須擔任指導者的角色，為成員解決並教大家使用Photoshop 修圖的技巧，成員來自台南、高雄、屏東、嘉義等地，都是愛好攝影的印尼移工。

WPC每兩個月舉辦團拍活動，成員一起出錢聘請模特兒與梳化團隊，多餘的經費會捐給印尼移工的祈禱室。WPC每次的團拍主題不同，外拍模特有台灣人也有印尼人，近期流行拍攝穿著印尼不同地區的傳統服飾。成員們會在每次團拍後在通訊群組交流照片後製的意見，將作品上傳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作為線上作品集，吸引想要拍沙龍照或婚紗照的瀏覽，為自己帶來攝影工作的生意。

IFEMO SQUAD TAIWAN

IFEMO全稱為INTERNATIONAL FEMALE MODELS(國際女模特)，是印尼的攝影社團，以拍攝專業的女性人像攝影為目標，透過定期邀請知名女模特兒的外拍活動，讓社員們可以一同學習如何增進攝影技巧。儘管是以女性人像為主的攝影同好會，但社團規定不可以拍攝裸體及泳裝等穿著過度暴露的服飾，並且鼓勵社員透過攝影技巧，將每一位平凡女孩拍出模特兒的神韻和氣場。

IFEMO SQUAD TAIWAN(女模特外拍家族台灣分會)成立於2017年，主要社員為台灣中部的印尼移工，外拍地點以台中為主，初期邀請的女模特以印尼女性移工為主，後來社員開始出資聘請台灣的外拍女模特拍攝作品。2022年7月31日，IFEMO SQUAD TAIWAN在台中公園舉辦大型的女模特外拍，邀請五位台灣的專業外拍模特，除了增加社員作品集的多元性，也讓這群專業的移工攝影師透過人像攝影，開啟認識台灣的另一個視角。



圖／左為WPC外拍活動，右為KFIT社團旗幟

台灣與印尼攝影師的共創計畫《Love & U》

此計畫起源於團隊針對在東南亞移工婚戀情況的研究，了解移工社群基於在台辦理婚禮的需求而衍伸出的產業鏈，包含場地租借、證婚、婚禮餐點、禮服租借等，另有一大宗則為婚紗攝影的需求，攝影師多半同為在台東南亞移工，並且如前述組成活躍的商業影像社團。由於台印尼移工攝影社群在台積極發展商業影像創作與共學，團隊期望有機會對於其社群給予回饋，建立一個正向的循環，因此於2022年邀請藝術家程仁珮擔任工作坊講師，邀請其分享如何進行在影像中的抽象敘事，參與者皆為印尼移工攝影師，並且今年度另延伸邀請攝影師 Fauzi 及 Pharudin 協助以婚戀為題拍攝文學接龍共創作品書封。而後續團隊持續發展針對移工在台攝影社群的相關調查，也因此發展出共創研究的路徑。



圖／兩位印尼攝影師為文學作品拍攝書封

本次計畫當中邀請藝術家何柏儒同時作為創作者與連結者，與兩位來自印尼東爪哇的移工攝影師 Fauzi 及 Pharudin 合作。兩位攝影師皆在台灣積極參與移工攝影社團活動，並作為專業婚禮、婚紗攝影師，協助在台舉行婚禮的印尼移工進行拍攝。

三位攝影師以《Love & U》為題發展共同攝影計畫，對於攝影的捕捉日常生活的紀實已成為常態，智慧型手機的便利性讓拍照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門檻，在便利的科技輔助下還是有許多的攝影創作者背起相機，希望從小小的觀景窗內去捕抓那屬於自己與被攝對象之間的連結，透過快門的捕捉，為生活以及特別的場合留下著特別紀念性的一瞬，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揚·范·艾克(Jan van Eyck)的經典作品《阿諾菲尼和他的新娘》在繪畫中可以看到畫家用畫筆記錄下新人的重要時刻，當代攝影術的發展讓這些過去需要透過繪畫才能紀錄的時刻，可以用影像的捕捉更真實的記錄下當下的在場證明，《Love & U》以愛為命題從三位創作者的攝影作品中探索愛的命題，「U」可以是妳的對象，也像攝影師用手支撐鏡頭的手勢讓「U」也有了更多的詮釋可能。

Pahrudin、Muhamad Fauzi 對與攝影可以捕捉被攝者美麗婚紗照，讓新人可以感受到在生命美好一瞬，記錄下幸福的誓言，拍照快門的捕捉都在幾分之幾秒之間，但是在創作過程和繪畫有著共同點都在醞釀畫面的構圖中也在思索人物跟環境的關係，後製過程也像是個人風格的展現，運用不同的色調、對比等等的細節調整，處理的氛圍屬於自己的特色風格。兩位印尼攝影師在長期以拍攝婚禮的拍攝，對於肖像攝影的掌握也可以從攝影中看到印尼文化中不同族群的華麗禮服影像的，在作品的浮水印上加上了自我身份及信念的巧思。

Muhamad Fauzi作品上的《Aromatic Photo》《Devi Faisal》因為妻子娘家是在賣花的，Aroma就像是一種花香的氣味，透過攝影的捕捉可以將如同香氛的美一起被記錄下來。Devi則是妻子的名字，不僅展現了對妻子和家人的深情，還透過花香的意象營造出情感的氛圍。Pahrudin作品上的《Java Portrait》因為自己的故鄉就在印尼的爪哇所以用故鄉的名字為命名，自己的攝影也關注在人像的拍攝，以故鄉的名字命名，將攝影與個人身份和文化背景相融合，呈現出情感和文化的交匯。這次展出《相愛到永遠》《我祈禱的答

案就是你》系列是在臺灣幫印尼的新人及好友拍攝的婚紗照，穿上印尼在地的特色服飾⁵。在印尼不同地區也有著個別的特色服裝。

而何柏儒作品《那些在花艸間的呢喃，是一封送給你的情書》長期運用花艸紀事為名，用花艸的姿態寄託情感，在繪畫作品中的植物很多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姿態，在攝影創作中凝視的花艸植物的拍攝，每一朵花艸植物，也都成為了寄託情感的情書。這次在Pahrudin、Muhamad Fauzi的作品中扮演綠葉的角色，從創作訪談的過程漸漸了解這兩位從異地來到臺灣的異鄉人，透過長期以花艸植物作為創作的題目，剛好也襯托這些在異鄉打拼的異鄉人在感情世界裡找到了心靈的寄託歸屬，在不同語言的溝通過程中，或許有些互相理解上的錯誤，但感受到他們對於情感及拍攝的純粹是多麼的珍貴。

	
印尼移工在台舉辦婚禮，場地多為穆斯林祈禱室或印尼小吃店等社群活動空間。	婚禮中所包含的所有事務，從場地、餐飲、禮服、攝影及音樂整條產業鏈，皆由印尼移工社群包辦。

⁵ Kabaya是印尼女性的傳統服飾，追溯於15世紀葡萄牙傳入印尼，Kabaya也是葡萄牙語意的“衣服”，由一件緊身的上衣和一條外套組成，外套由Batik Stagen材料製成，領巾設計為長袖，上面刺有眾多引人注目的圖案。特別是，印尼人喜歡將Kebaya與多摺的Kain裙子一起穿，以增添優雅。為了使女性穿著Kebaya時顯得完美，不可或缺的配飾包括髮夾、戒指、手鐲、項鍊、耳環等。印尼的傳統服飾通常在傳統節慶、紀念日或國家重大活動、婚禮等場合穿著。印尼男性的傳統服飾被認為是一種美觀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服飾。一套完整的傳統服飾通常包括襯衫、Songket Kamben領巾、Saput和Udeng帽子。襯衫是印尼男性帥氣外觀的必備元素。它們通常由棉質或薄絲織成。它們經常在節慶或重要活動中穿著。除了襯衫，Songket Kamben也很重要。Songket Kamben是用絲織成的領巾，繫在腰間，用於遮蓋下半身。傳統印尼男性服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Saput。這是一層被放在肩膀上以保護免受陽光和雨水的影響的覆蓋物。Saput通常由厚實的布料製成，並且顏色濃烈。最後是Udeng帽子，這是印尼男性的一種傳統帽子，由布料製成，戴在頭上以保護免受陽光和雨水的影響。



攝影師 Fauzi(左)、Pharudin(中)、何柏儒(右)於座談會中分享創作經歷與理念。



於福利社藝文空間展出影像作品。